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溪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馬履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王　焜

欽定四庫全書

西溪集卷八　　　　宋　沈遘　撰

上殿薦馮京劄子

臣近蒙恩除知制誥臣不敢輙為辭讓然臣獨有所未安者敢言之臣皇祐元年及第是歲狀元馮京今為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顧京官次乃在臣下者由京避今宰相富弼親嫌不得知制誥為中書屬官也京始與石楊休並命修起居注繼以唐詢范鎮然皆在京後楊休

詢之試為知制誥京皆不得與末乃與鎮並試而除知待制今詢鎮皆以次補為學士而京運換三州不一遷且京自以狀元及第而其初命修起居注時富弼尚未為宰相則京之進用固不由於弼矣以詢鎮臣言之則非平時用人先後之體以親嫌言之則非聖朝大公平施之道京材質美中外所稱不應留滯凡此三者臣愚以謂皆非所宜伏望陛下特出聖斷進京之職得比衆人以盡公議臣亦因得以安不勝區區取進止

舍人院連署奏乞召張瓌還職狀

臣等伏以張瓌前因命劉沆贈官制詞事遂出補郡追原其意爲過本薄故朝廷亦不深譴今下遷于遠粗足塞責而本院供職者少且瓌材質之美有補朝廷不宜留滯於外臣等竊以謂可召瓌還職使在侍從備顧問與論議亦朝廷急材助治之一也臣等不勝拳拳愚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薦胡宗愈吕惠卿劄子

臣伏見光禄寺丞監楚州糧料院胡宗愈權永興軍節度掌書記監杭州清酒務吕惠卿二人並修身高材好學不倦其議論文章皆足以過人又皆明習世務可施有政為朝廷之用伏望陛下特賜采擇毋使留滯以厲士大夫之望後有不如所舉臣當連坐其罪取進止

薦吕惠卿孫侔常秩狀

臣伏見權永興軍節度掌書記監杭州清酒務吕惠卿學有操術材劇器博試秘書省校書郎孫侔志行剛烈

特違不羣試將作監主簿常秩經明義修安於窮賤凡此三人皆當今士大夫之高選舉而用之無所不宜而臣之所知亦無以過此伏乞朝廷采擇任使後有不如所舉臣當連坐其罪

上殿薦王回孫侔常秩劄子

臣伏見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試秘書省校書郎孫侔試將作監主簿常秩三人並躬修道德畜其術業施於有政無所不宜天下士大夫所共推高以為不及臣

竊謂方今朝廷求人如不足天下賢士大夫略以舉用如回侔秩固應在衆人之先而不宜在後伏乞陛下特賜召命寘之臺閣以襯其能他後小有不如所舉臣當坐欺罔之罪取進止

薦孫侔狀

臣伏見試秘書省校書郎孫侔節行文學名在朝廷今閒居湖州安其賤貧守道愈篤東南學者莫不願得以為師臣本州為兩浙諸郡首學者甚衆而州學獨無官

欲望朝廷特除倅一職事官管句本州學使州之學者有所歸又以風朝廷尊賢養士之意於天下臣不勝所願

乞舉府界知縣劄子

臣伏見開封府所領十七縣其知縣皆用京朝官獨考城等七縣用近制奏舉頗為得人餘皆審官院差而不得人者十常五六王畿之内風化之本四方是則苟令長非其人則征賦不均獄訟不平百姓受其弊非所以

長風化示四方也臣欲乞今後開封祥符兩縣知縣從
朝廷選差外其餘十五縣並令本府與府界提點司推
擇能吏連狀舉奏如任内犯入已贓及職事不舉坐以
黜免者所舉官並與同罪取進止

乞罷府事劄子第一

臣本府今月七日准勅斷左軍巡院官吏為勘傳永昌
公事已施行訖臣躬被聖選攝行尹事而明不能以辨
訟威不足以制吏使中都之獄有無辜之訴御史以聞

參贊明備聖君仁厚悉從寛貸然此豈特小吏薄責而已其大咎乃在臣也方朝廷總覈名實以革事弊羣臣之政顧臣敢獨苟免以斁大治臣前此已具面奏伏乞即賜褫免以全至公以盡人言臣無任徬徨隕越之至臣見待罪在府未敢入赴朝參未敢便行交割本職公事聽指揮次

第二

臣蒙恩待罪京府今已踰歲臣本無狀自知甚明其初

被命寵貪聖主特達之遇乃不自量兾竭其愚幸有所
立以謝萬分故自居職以來夙夜惴惴不敢自暇而駑
朽之質果不可彊凡臣之所能既以止矣而臣之所治
未有聞也雖聖主寬大之恩務欲盡臣下之技不急譴
誅即復假臣以日月之効而臣之設施亦不可復加朝
廷士大夫之議亦不肯容臣而且為聖朝之累矣伏望
陛下深計京邑之重不可以曠不治審察臣之不肖終
不可責以有成推擇材吏使以代臣臣或尚得竊食茍

容則丐一閬州猶敢為陛下奉行法令撫養百姓少答天地之施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三

臣近嘗具奏以臣到府踰年職事無狀乞從罷免守一閬州而待命二旬未蒙賜可徬徨憂畏不知所措臣聞君試臣以職而考其實弗效者黜臣事君以身而盡其力不能者退此朝廷治否常必由之而不可因循苟簡者也伏念臣材質淺薄曾不敢望中人而致身侍從已

非所據又誤當推選使治京邑視事已來既一歲矣都城之内姦蒲之俗未嘗革也穿窬之盜未嘗絶也囹圄之繫未嘗虚也此三者乃京邑之先務而臣在職不為不久獨無一可紀者其試用弗效亦已明甚然則雖欲不自引劾以退寧不畏人之言哉方陛下奮乾剛厲威斷躬親庶政總覈名實以臨羣臣而京邑四方之則治遠者必自近始可使非其人而付之以輕天下之望乎臣願陛下深察而留意即賜罷免臣不勝幸甚況今在

廷之臣皆一時材能之選莫不過絶於臣舉以代臣無不可者臣如蒙天之幸未就誅棄尚獲備羣臣之後者猶冀得一小州畢其餘力以謝陛下臣不勝悃愊祈俟之至取進止

上兩府賀正二啟

伏以推二氣之元求三統之會斯得天數以為王正維廊廟之尊有神明之相與時協應介福無疆恭以其官以真儒之材對太平之運咸有一德寵綏四方本朝泰

華之基方傳之而不抜羣公股肱之體固共之以無窮
迎蹈靈辰擁全多祉其居藩有守拜慶無階瞻望門墻
傾輸悃愊
伏以合三律之數斯建王正謹首時之和其順天道恭
惟某官文武備業聖賢逢辰輔行福威鎮撫夷夏屬歳
元之端朔鈞帝祉於羣靈坐致洽平共熙全盛某居藩
有守拜慶無階瞻望門牆傾輸悃愊
上兩府賀冬二啓

伏以考日於南律元定三統之法占易之復陽生見二
氣之心惟廊廟之尊有神明之相與時協應介福無疆
恭以某官直道純誠全能茂業獨立本朝之上超高前
世之功維天錫羡於國家維帝仰成於公宰坐臨穀旦
并括多祥永固靈長之基益孚中外之望某居藩有守
拜慶無階瞻望門牆傾輸悃愊
伏以氣動於泉物源於子陰陽相絹之際律歷更起之
端恭惟某官熙正天工巽安國體躬秉勲德上當聖神

會長景之為元與端朝而鈞慶益崇久大茂對明昌其
守郡有覊候門莫及瞻祈之極悃愊實勞

上兩府二書

某蒙恩遷官未敢以謝伏念無狀竊祿待罪不暇聖君
寬假復就增秩内訟愧恐不知所措然私情有所未盡
者輙敢自請於朝伏惟閣下方以盛德至公承輔聖君
若某之所請幸無屈於法無虧於義則或借一言之益
開陳上前使某事親之心有以自安則為某之賜豈薄

也哉維左右留意不勝大幸
伏念某奉導詔書守在江湖之上瞻望公府邈然斗極
之旁再更二州連易三歲日月愈云遠矣門闌益以踈
焉欲時以書自通庶將其意念或為禮之瀆適重厥尤
進退不獲其從夙夜莫知所措恭以某官至誠自性盛
德在躬惟天降祐之靈惟帝知人之哲登序圭衮運平
機衡遂當顧命之憂克寧宗廟之緒功施後世名蓋前
人方將紀於太常昭昭而不泯祚及來裔永永以無疆

雖當盡辭詎足為頌其所賦無狀自惟甚明幸東南偏方安阜無事當朝廷大治典書尚寬故可俛厲其愚未敄効而去維其覆露蓋有初終若爾訟言於何殫悉

謝兩府三啓上杭州

國恩駢厚私幸充盈顧非其堪若無所措伏念某早繇曲學親得盛時一登備於儒林遂進陪於法從汔無稱道宜有訟言尚賴聖明博容賢智協輔終獲全婞直之守幾不從引効而歸得請為州去國猶咋越在海山之

裔且微治行之間而增秩連仍易地優重奉親處風土
之美還家申桑梓之恭寵榮之加皆過其分品題之賜
實有所從此蓋伏遇其官分序羣材甄明衆職欲使賢
愚各當其任咸在本朝中外並奏厥功共熙大治故俾
單踈之質誤當奬育之私敢不周旋百為罄固一節但
憂力之不逮或累至明若其義之所安無失素教過此
以往未知所裁
伏蒙聖恩云云代言於中莫有云補守藩於外未聞厥

成方待熙幽之文遂推增秩之賞遂巡承命僶俛包羞伏念某生而甚愚學不能進徒知樸直之自守不知感激以取名然且抱槧懷鉛出入乎承明之署荷囊持槖上下乎太微之廷請為一州連制千里在私之分已過報國之勞無稱重此進遷益為虛受始終循省啟處震慙此蓋伏遇某官代天之工秉國之正大匠斤斧曲直莫不適其宜良工甄陶方圓莫不稱其用曾是散冗重煩品題謹當厲乃百為保其一節庶幾萬分之立終謝

大公之成過此以還不知所措

昨奉勅云云聖君之賜得徇私求宰政之平遂開公議靖言其幸若無所容伏念某起家緒餘遭世文治始玷科選入居朝廷校東觀之書是正何有執太史之筆統紀未終復誤出於上恩使登陪於法從據非其所顧何以堪雖僶俛以備官實逡巡而待罪會圖就養因輙陳誠乃茲為州是克如志此盖某官權衡萬物甄治百工智愚莫不盡其方中外無一失其所故令無狀得用自

安謹當祗畏所居庶幾奉承休命以謝大德以全至公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并州判府太師相公

伏審某官易節成德撫封太原冊書班聞士論和附恭以某官自天生德與世會守歷試朝廷之難式孚華夏之望越參大政再踐家司有靖亂之功銘於彝鼎有致平之業格于皇天雖外均乎逸勞實內倚乎藩屏上惟全晉之舊當大河之東總萬兵之符制二敵之患必用元

臣之重以張連帥之威蓋以師長百寮故特尊於端揆
且將節度諸將故專畀於中權富貴歸於故鄉弩矢驅
於縣令人臣之極行路以榮然海隅之民尚有觖望政
事之台實期須㬰豈伊一方獨被大賜其守藩于遠拜
慶無階瞻望欣愉倍百常品

上留守太師侍中

伏念某竊伏東藩邈然萬里之遠仰占台象倬爾三階
之崇禮殊等威執絕中外固不敢以翰墨之屑輙自通

於屏案之前維是瞻望慕用之無窮不知夙夜啟居而有間豈謂其官詘六公之貴忘相國之尊命記室以占辭因行人而傳賜寵踰袞贈光照海濵内視其愚實無以稱於題品尚期有立庶幾不辱於門闌下情無任感激之至

慰太師相公疏五首

不意凶變禍丞奄丁荼毒伏惟擗號躃踊五内分崩何可勝處孝思柰何罔極柰何

日月流速伏承荼毒如昨奄移晦朔伏惟攀慕號絶叩地叫天何所追及孝思奈何罔極奈何其在遠無由陳慰下誠哀愴之至

季春極暄伏惟太師相公孝履支持即日某蒙恩闕不審自經荼毒氣力何如伏惟節哀順變以全禮制下情所望

伏以太師相公大孝之德海内所聞今茲荼毒何可勝處然聖人之制禮有節文伏望勉抑哀毀以副聖君之

意士民之望某蒙恩有素無由敘慰於前豈任哀怛眷
眷之至

謝人投書

某叩頭辱書及文編辭高義豐讀之𤼵然雖在荒疚猶
知為貺之過而無足以當甚愧也晉陵固多賢士大夫
某既皆得交之而聞足下之名尤高獨未得闚顔色聽
辭義而為鄙陋之恨者蓋非一日矣今乃得所示文甚
厚雖淺薄不能勝識一二然亦有以知足下有自强不

息之志能養其氣至於充實發而為文章無內餒不足之患如足下所示者古人何足道也某固不肖無足以賛左右四方有餘師如足下之言而欲有求於我者過矣過矣承攝事旁邑春脰無恙來使立取報以歸呼書吏不至自書不謹勿恠

樞密太尉

伏審奉膺制名入賛樞廷有嚴麾節之驅甫臨畿甸之近行當詣候賓慰瞻言

通判郎中

承被詔除出監州治欽惟才彥久著朝閨顧此迂疎幸

聯官政辱先函幅良著意勤感服之深陳叙非悉

台州通判都官

伏審涓辰之良受署以禮茲惟材選允協朝僉方引聽

於善猷且進膺於寵數遠煩示問深著勤私感服之深

陳叙非悉

梓夔路鈐轄六宅太保

承被茂恩進陞使列仍遷兵寄益示寵光遠況戕函戴

隆謙美賰私甚厚感服無忘

發運司勲

伏審懋膺詔檢遷總使權寵章所宣朝論惟允恭以某

官性資甚美材具自將襲世緒之高華覽德輝之休茂

更歷中外所居風聲簡在上心薦持使節惟江淮漕計

之重實國家兵食之源必屬能賢故兹東進悵莫陪於

賔慶維加保於道腴欣頌所深叙言非悉

催發錢帛太傅

伏念檢閲喜聲未克良覿惠然高誼被以書辭講好甚
隆爲感無斁尚兹間遏願益愛頤區區之心縷縷不已

前蕪州知郡司封

伏審已解郡章趨還帝所維朝廷之彦爲士夫之望臨
治方州推聞異等矧大治之世並升儁髦且至公之時
敢有譏説方傾聞於寵數遽傳況於牋函禮意有加感
銘無斁

洪州知府待制 闕

相度茶稅太博 闕

渭州知府侍讀侍郎 闕

新越州簽判屯田 闕

狀元學士 闕

楚州知郡職方

伏念睽違若新節物更異緬慕高槩坐馳鄙心亟闕書筆之華審閩福履之裕維其拘綴未遂展承願益愛頤

前迎光寵感頌之至叢積于斯

知府客學諫議

伏審就宣皇制増秩諫司伏惟歡慶恭惟某官學造精微文成法度躬會前朝之盛對揚至德之休便蕃從聯風采禁路比入陪於樞近方告遠猷遽出殿於藩防蓋中冲志今兹陞進益示褒優諒無間於須臾遂上參於丞弼無緣面慶但此願言

知郡郎中

承已除代遂當還朝辱書過勤爲況良厚感藏之至敢

敘寧周

雜還賀正二首

竊以陽歷端朔王春授時發生之初政教之首伏惟某

官躬有盛業進居明廷踐臨正歳之元叢被善祥之澤

屈占理翰過衍吉辭意尚之勤誌懷以重

伏以陽歷端朔元春授時發生之初政教之首方餘陰

之退伏宜吉士之亨嘉垂致儀牋過形善頌載惟感誌

何以誦言

衛州知郡觀察太傅

伏審奉將制命出撫方州滑辰之良受署以禮恭以其官性資純茂器度閎深蚤繇近屬之華遂被副車之選學而不倦禮以自持簡在上心之明推間戚畹之美暫茲居外蓋不遠於京師行且召還固自存於國典謙虚無閒函幅遠臻抱感之蕺盡言於此

新還

伏念相見風采無一日之忘瞻言道途有千里之隔莫從展晤徒益傾馳亟閲書筆之華欣承福履之裕矧緊雋望著在本朝行自外臺之煩入躋近列之貴維加愛育以對寵靈感頌弁深敷陳罔既

新越州知府容學

伏審奉膺中詔移鎮東藩徽音來傳輿議胥慶恭以某官天資粹茂德器閎深親逢累洽之期奮先羣雋之路入登冊府蔚爾文章之華超列邇臣赫焉事業之著廣

陵舟車所會久煩老成會稽山水為鄉聊資卧治諒無淹久即對東求其此蒙恩遷實承舊政顧為幸會豈容

敘言將奉光儀弁輸悃愊

西溪集卷八

西溪集卷九

宋 沈遘 撰

湖州知郡屯田

比者承詔之藩引舟在道側望封圻之近稔聞治行之高無緣至前以釋所願遽辱書而為况仰執禮之過勤方此索居重期多愛感懷之至談叙奚窮

知郡郎中

伏審已交舊符方待新令遽煩書禮良著意勤感服之

深𢿱陳悃既

通判都官

伏承受代觧印趨裝還朝遽煩詔書良謂約禮感銘之至𢿱叙寧周

運使學士

伏審某官拜恩計府抗節行臺詔目敷聞部吏傾望維屬城之無狀睎耆庇以有歸竊跂齋舲已臨近甸順履霜嚴之氣保綏神舍之休迎對在前歡愉劇此尚期加

愛君副所懷

雜謝九首

伏念奉聞風期頻更節物緬慕高誼坐馳鄙心忽閱牋牘之華欣承福履之裕雖其遐阻來多晤言願益愛頤前迎光寵感頌之至叢積于斯

比者吏介書來牋函斯暨載懷勤厚良用感銘

比者叨冒國恩進陞官等寵靈非稱憂畏弗寧約禮過勤詒書來況永言高義寔在鄙心

蒙被朝恩進陞禁閤假行尹事實治畿封顧非可任之材安取所期之効黽勉就職啓居不遑靖言其從蓋有攸賴此蓋其官樂善之誼上存本朝相先之誠周及多士剡茲最陋之質尤被品題之私方將奏記於前亟奉寘郵之問惠爾辭誨粲焉恩輝雖然勞謙之隆乃重無狀之負謹當佩服斲永寵華區區所懷縷縷無斁

比者蒙被朝恩進陞禁閤假行尹事實治畿封顧非可任之材安取所期之効黽勉就職啓居不皇維樂善之

誠有相先之誼惠爾辭問叅焉恩私雖然勞謙之光乃
重無狀之負謹當佩服斷永寵華區區所懷縷縷無斁
比者蒙被朝恩進陞禁閣假行尹事實治畿封顧非其
才方憂所稱惠然辭問叅爾恩私永當佩藏敢有倫斁
伏蒙仁私以某赴郡過府特垂寵訪感服之至不任下
誠
比者奉被朝恩進司帝制竊自惟於非據實陰賴於為
容伏惟某官志在本朝樂得多士慕南山之詠萬壽是

期玩菁莪之歌百朋以錫推援無倦髦彦並升故雖蒙
陋之姿亦冒寵靈之幸適將馳謝遽辱騰書禮意并隆
感服無斁
奉被朝恩進司帝制顧微善狀實玷寵章高誼不遺榮
函遠暨禮周意厚感極愧并

鄆州知府侍讀

伏審自請上前外臨方面消辰署治已日戒行恭惟其
官學兼九流材備數器奮先羣儁之路簡在至公之心

入直北門盖方倚以大用出藩東夏兹由狥於素誠且汝陽上游天平巨鎮版輿安穏錦衣輝華故里犬雞之聲相以相接新阡松檟之植甫不越疆幷為寵榮豈但息偃適逢將馳慶遽辱騰書禮意甚隆感服無斁

兖州知府少卿

伏審榮被詔恩進陞卿列居奉常之次允屬能賢總刺史之權尚留外部於維華望著在本朝行從疾召之歸遂陟近班之貴方將賛慶遽辱騰書禮意幷隆感服無斁

環慶部署都使太傅

伏審光被詔恩擢司戎律伏惟慶慰某官忠純有立材武自將丞摩勇爵之榮積著戰多之茂周旋邊障詳核兵家屬諆帥於六師遂進階於諸將茲惟上選允協朝僉方引聽於善猷遽辱煩於榮問永懷感服奚暇敷陳

潞州知府學士

伏審榮被詔函進陞史閣仍當方面之寄實督連城之權寵章所宣朝論惟允方將馳慶遽辱騰書禮意甚隆

感銘無斁尚念朋游之濶獨深節物之思顧益愛頤以
熙福祉區區之意縷縷莫宣

大兩省知州

比者氶詔之藩引舟過府即瞻盛徳良慰鄙心

諸州知州以下職司改郡為部

比者氶詔之藩引舟過郡辱書為勞將意甚勤即奉牊
言弁深感素

兩浙轉運學士提刑郎中

比者奉承中詔出守東藩欽惟剌部之賢實獲庇身之幸引舟在道覿德有期甫霜氣之戒寒諒道腴之增勝尚蘄愛輔茲副瞻言

越州通判太傅

比者奉承中詔出守東藩欽惟能賢實共官事辱先函幅盆示勤私前遅晤言并申感素

越州簽判以下

比者奉承中詔出守東藩吏介書來戔函斯暨禮意良

厚感銘不忘

揚州通判國博

比者將命之藩引舟過府承有按田之役莫遑就見之勤使介書來賤封斯暨愛存甚厚感服無忘

新陜西都運諫議

比者承詔之藩引舟在道方卜中河之遇亟煩一介之書即奉賠言并申感素

常州知郡兵部

比者奉冢中詔出守東藩拏舟在途指日過郡方引覲於盛德幸閭慰於鄙心亟枉華牋實將高誼愛存良厚佩服莫勝更進晤言并申感素

轉運兵部學士

昨奉勑云云聖君之賜為郡則優使者之賢庇身斯幸伏念某性匪甚敏學初弗充先生緒餘雖講聞之已久朝廷法律曾省習之未遑今用治民實茲從事洪然無措必矣已羞尚賴高明之臨一以寛假為濟永惟鄙記

不能倦談

杭州知府峉學侍郎

比者奉承中詔出守東藩欽惟能賢實在郡治滄溟之澣幸被於餘波良匠之旁固宜於縮手辱先函幅益示勤私感服之深陳叙非悉

諸州知州以下

比者奉承中詔出守東藩視事有初騰書來賀禮意甚厚感銘不忘

職司遠迎

伏承使節來次近郊有勤道途自保休勝即前迎謁得

敘悃私

雜還遠迎二首

伏蒙仁私以將次郡城特垂榮翰感服之至不任下誠

比者祗承詔言歸直右省引舟在道辱介示書禮意過

隆感服無斁

丹州新學記

古之學者學道與藝道與藝必出於師而師在庠序故學者亦必在焉後之學者學利而已利不待師而能也故學者不在乎庠序而在乎家焉夫先王之所以必用庠序者士之所在也教之所出也後世之所以無用庠序者士不在也教何有焉蓋三代亡而庠序之法亡矣漢以來不能及也然其間頗治之主當塗之士有志乎先王之治者甚衆欲近而反遠欲厚而反薄陵夷以至乎大壞若不可復者豈固不可復與亦失其術而已夫

不究其本而末是圖不知其可也故雖有庠序之制師弟子之禮亦非先王之意矣宋興既百年當慶歷間海內晏靖民趣於治天子休之以謂禮樂可興而三代之治可放而致也於是遂詔羣材修法度始詔天下更立學制而增大之延師儒先經藝使學者務進於道變文之弊以近古使學者不獨為利而已當是時天下之士不誠而勸不率而趨惟恐其後雖天下之人亦舉相慶以望教化之行太平之成也而執事者不能稱上意其

所以注措皆甚誖謬始失於太學而天下從以簸於今十餘年莫復有言治學者甚哉道之難行也孟軻有言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夫慶歴之詔可謂王者之舉矣而莫克終使天下之士失所望然聖人之心豈遂替哉執事者未能及爾此天下之士所以卷卷而有待者也然則今之郡縣有能治學以待於上者豈非忠哉丹州直雍之北近邊郡也其俗尚武不知學文常以武人守之益不以學為事雖慶歴之詔亦不能奉行

今供備庫副使梁侯鑑之來始謀興學州故有孔子廟因即其旁而為學舍既甚備又為聚書迎師所以教與養者莫不盡於是丹之民始知有學來者源源已而有詔使天下貢士於京師初丹當貢三人而州之民既無有應詔者乃一取於他州及是所貢三人皆州之秀也於是丹之民益知學之可貴長者悦少者慕來者則愈衆或謂梁侯教化由上出者也發乎朝廷達乎天下三代之法起於井田成於庠序茲之謂有本不立而區區

其末非過歟梁侯曰教化固由上出也然吾為刺史不可以不奉詔書詔書不曰勸學乎且吾之道民以學而來者靡然豈我之能毆之也亦民之樂於善耳吾將以樂為善之民以待上之教化豈謂過歟於是士大夫知梁侯為吏之有方而其材果可為朝廷用也梁侯既喜其民之樂於學又懼後之人或熳而不顧使毋之民不得卒為善而遷於惡也將以其事銘之石以示後之人乃來求文於余余既感夫學之廢久而屢歷之詔不克終

又嘉梁侯之用心者遠可以風久四方故為著其本末而不辭嘉祐二年六月庚午記

本治論序

臣聞君明而臣修君作而臣行維君臣克協於一而其志通其道濟故紀綱以輯百度以釐君不得其為君則臣不得其為臣故紀綱以亂百度以圮未有有君而無臣也未有有臣而無治者也君以是罔弗聖臣以是罔弗賢二帝以是為二帝三王以是為三王古之善言治

者不越是矣聖人復起不易是矣國家基業固天地聲
教徹四海祖宗三世功治全矣陛下以上聖之姿端拱
太平恭儉過於前人仁慈聞於天下三十年間臨政而
願治可謂勤且至矣然而紀綱百度尚未臻祖宗之世
者豈治久必變法久必弊與殆羣臣之未盡能而衆職
之未盡舉县非所以副陛下憂勞之意也臣愚不足以
究天下之事識治亂之幾然嘗學舊史竊聞故老凡前
代之成敗祖宗之遺烈亦粗講熟輒以所聞見為論三

十篇篇著一事合而名曰本治皆國家之大體當今之先務而一本以聖人之法或質以前世之迹或槩以祖宗之制謂可施而行而無悖於理者惟陛下留神而試擇焉不勝區區大幸臣謹上

張貫之真贊

公生於齊海岱之靈覽我德輝儀于王庭濯濯其文矯矯其質匪躬之故維直維一朝廷是咨卿士是儀是謂先覺老成之師神之聽之介以壽祉宜爾後人來拜于是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諡昭裕

國家興四世百年閒宗子之盛蓋以千數其能卓然以名聞者有矣其能履法度以不失其寵者又多焉夫生乎深宮之中非有師保之良詩禮之習而能然固足尚也今考遂國公之始終無所虧者而又好學自彊以數被天子賞異尤可稱者也太常論諡曰昭裕茲無閒然矣

贈司空兼侍中晏殊諡元獻

司空初以聖童名見章聖皇帝即以卿器之維先帝知
人之哲所以奬勵而育成其材者非他臣敢望而司空
亦自以天子為知己所以感奮一心以事上者又非他
臣所及故終先帝世未嘗去左右君臣之遇盛以極矣
上嗣位以先帝之所屬且東朝之舊遂大任之夫以少
年起遠外為兩朝親臣登丞相府為國元老非高材盛
德孰克任之嗚呼賢哉有司舉謚法曰主善行德曰元
文賢有成曰獻夫以道正身以身正國推賢進能維公

罔私可謂主善行德矣學為世師文為國華進退法度始終一德可謂文賢有成矣謚曰元獻有司之議是請從之

贈其官藍元用謚榮恪

藍元用以世仕自黄門至内侍都知領大鎮廉察殁以一品贈權禄名數咸極罔加考前後所居職多以能稱而鮮敗狀無惡於衆人無羞於朝廷視諸其黨斯亦可尚者也禮令三品則謚元用令一品太常議曰榮恪當

從焉

贈中書令程琳諡文簡

贈中書令程公蚤以材名聞於時天子不次用之歷中執法司國計尹大衆極朝廷之選既試效卓然遂叅丞相事任國之重天下稱其平出為藩屏經營二方以寧蓋以其材為國家用者三十年大事罔不與總位將相為邦之翰固天下之望也歟令有司論諡曰文簡夫制節謹度忠信以接禮勤勞公家一德而不懈程公有焉

考之於法可謂當矣孰能間議哉

三司獄空道場功德疏右語

伏以至仁當天品物咸若尚念中都之廣未殫庶獄之情是用乘肅殺之辰班疏滌之詔宥恩泱被重行蕩空甲命有司率循故事命竺乾之衆啓梵唄之場祕客並宣允臻於勝果福祥所報願謝於洪慈稽首真如同歸正覺

功德疏右語

伏以真人御世式應千齡之期大覺牖民允為諸福之
地甫屬誕彌之節祇陳梵唄之場秘藏並開勝緣斯在
伏願皇帝陛下淵默高拱優游太清錫羨神策之長延
洪多子之慶益推慈祉大芘含生

真宗皇帝忌日醮文

伏以荊山之鼎既成空瞻橋塚帝所之游不返孰問鈞
天真宗皇帝道本希夷治由清靜默運無為之妙坐還
太古之淳今皇帝聖性自然孝思罔極感諱辰於禮典

嚴齋法於道家眞宗皇帝伏願登御崆峒從游汗漫錫羨上靈之福延洪後嗣之休今皇帝伏願霞壽無疆照臨有赫奠枕岱嵩之固卜年箕翼之長然後肱股忠良藩屏信厚共贊襄於盛德期協齊於太平

温成皇后醮文

伏以掖位旣收望仙游之逾遠寢園備設屬諱日之繼臨温成皇后濟美高門升華宸御内佐六宫之治方此蒙成上賓七日之游亟其不返今皇帝顧懷懿德追貢

徽稱載嚴時祀之修申戒道家之薦溫成皇后伏願歸真紫極登籍黃庭擁佑邦家之昌降釐福祿之厚今皇帝伏願道均覆載功被華夷永臨北極之尊益固南山之壽凡茲勝利咸與衆均

乾元節罷散道場齋文

伏以玉燭均和甫遵正陽之氣電樞紀節屬當誕聖之期奄暨多方同歸善頌恭惟皇帝陛下躬荷皇策上當天心持四世之盈紹休於前緒保百年之業孚佑於下

民相公樞密叅政左右王家股肱國體率籲周行之衆宗斷大覺之神皇帝陛下伏願聰謀日躋明哲時敏祚子孫於無極登壽考之不忘相公樞密叅政伏願同寅協恭奮庸熙載盛業著於當世榮名流於後來然後文武和於朝旄倪安於野凡在有生之類一歸大順之中

順祖皇帝齋文

王業攸開實尊於祖德禮經有奉載及於諱辰順祖皇帝積慶自躬發祥於後雖光靈之逾遠顧廟寢之具嚴

今皇帝祗序聖功適思孝饗既盡誠於蒸祀復薦福於浮圖順祖皇帝伏願妙悟真如超歸正覺推羨昊穹之祉降興家祚之休今皇帝伏願德以日新功與世廣闓本枝於百代登壽考於萬齡然後百工並熙九族咸穆協致太平之烈克成不拔之基

真宗皇帝忌日齋文

伏以威靈在天永惟文考之烈明發追孝允謂聖人之能真宗皇帝德侔古先功濟華夏暢聲明於一代遺膏

澤於四方今皇帝丕承緝熙對越感慕既飭精於明祀復祈薦於大雄真宗皇帝伏願超脫六塵歸安十地敷錫惠慈之福保佑靈長之基今皇帝伏願文明日躋武哲時懋開本枝於百世登壽考於萬年然後臣隣輔丞戚近藩屏咸協恭而宣力永致國以延洪

太宗皇帝忌日齋文

永世克孝本皇祖之垂謀繼序不忘維孝孫之善述太宗皇帝躬叅造國底定多方實立一王之基遂開萬世

之嗣今皇帝繼承不怠明發有懷申戒上賔之辰追嚴
西竺之薦太宗皇帝伏願登慈悲之室超通惠之門降
佑家邦名來戩穀今皇帝伏願撫國長楙對時太平日
月齊其光華天地均其高厚然後卿宰翼翼本枝詵詵
協躋內外之和卒歸仁壽之域

章獻皇太后忌日齋文

坤德載物所以順承於乾王化自家所以儀刑於國章
獻皇太后肅恭明哲𢱀懿慈祥親承顧命之憂擁佑聖

躬之茂今皇帝欲報罔極不寐有懷遵諱日於禮經薦福因於梵竺章獻皇太后伏願往憑六法超脫五門推惠力之無方保邦基於不拔今皇帝伏願聖問時敏德音日新永綏六氣之和安享萬年之壽然后三事良弼益宣勞而納忠四鄰懿親咸講義而敦睦凡在覆載一陶泰寧

章獻皇太后齋文

內德之盛位正於六宮母儀之尊功施於四海章獻皇

太后天作之合文定厥祥本顧託於先朝能擁全於聖質今皇帝適追慈教浚發孝思永維諱日之憂對越道家之福章獻皇太后伏願解真凡路脫屣仙壇上從八景之游下撫千齡之會今皇帝伏願乾坤合德日月並明置國泰山之安維宗麟趾之茂然后羣公庶尹安其位遂及世家黎元百姓樂其生咸知帝力

章穆皇后齋文

伏以聖人致孝之極神明是通浮屠利物之因幽顯攸

賴恭惟章穆皇后起盛德之後居正體之尊徽音不泯
信史咸在今皇帝奉先以禮追遠必誠博謀衆福之門
獨嚮三乘之果章穆皇后伏願圓成正覺歸悟真如推
妙麾於諸天保太寧於百代今皇帝伏願陟降帝右輝
光日新授神筴於泰元占維熊於吉夢然后親賢協輔
中外宅心休然一世之和貽乎萬祀之永

文懿皇后齋文

伏以太虛無垠雖神明之莫究孝思有感儻肸蠁之可

求恭惟文懿皇后積慶自先發祥開後既奉尊於正號遂登祔於祖宫今皇帝篤霜露之思追日月之逺式嚴佛事仰薦仙游文懿皇后伏願超不二之門證無上之果隂持聖緒駿發孫謀今皇帝伏願萬壽無疆百禄是荷威德配於堯禹卜年過於夏商然後本枝盤乎卿士心膂上以撫五辰之正下以遂萬物之和凡在有生咸歸大順

西溪集卷九

西溪集卷十

宋 沈遘 撰

祭濮王文

惟王帝室之長本根是庇宗正之老九族是序貴有九命髙而不危富有萬鍾滿而不溢上所尊禮下之儀表今兹薨謝疇弗弔悲爵則眞王禭則華衮名數之寵存殁其極鼓吹在行旌旛在列敢陳薄奠以薦衆誠

祭故吳越國王文

惟靈昔嘗有吳越之地而能推惠於其民故享天之報子孫蕃衍昌大以施於無窮而幽宫在兹民實嚴之故今因民之心祗薦薄禮

祭贈太師孫公文

惟公行義之修著於鄉而鄉人不忘慶善之積發於後而世遂大故神靈之宅莫敢弗恭而觴修之陳實因衆望

中書祭皇后舅某將軍文

惟靈忠純有立材勇自將德門之慶戚里之光登于王
朝麾我武爵富貴是期功名是樂雖得其位未充厥材
奄焉永逝怛有餘哀翣柳在塗笳簫在列千歲之歸一
觴以徹尚饗

中書祭秦國夫人

惟靈孝友肅雝慈祥溫惠襲慶高門歸嬪吉士克生賢
子相我聖明咸有一德垂拱仰成丞相在朝夫人在第
壽考康寧五福充備天子嘉之封君大邦褕翟象服為

龍為光天乎難諶命也有極奄忽以終無恨于色吾君嗟悼徹樂廢朝禮加一等官師是昭日吉辰良旟旐西指肅奠以辭靈其鑒此尚饗

祭蜀國太夫人

惟靈柔明之德形於閨門慶善之祥大于丞相丞相文武入輔出征再執𢩦柄作時阿衡大邦為封萬鍾為養匪也直今來者難尚常命丞相撫封大原師長百辟端揆之尊朝廷是榮搢紳是慕丞相請祠夫人之故安車

駟馬即寧三川丞相純孝凰于九塵五福既充百齡何
促奄忽其歸罔有不足天子致賻恩加禮豐寵靈光渥
畀于泉宫其守藩在南望弔弗及寄奠叙詞哀盈恨集
尚饗

代人祭吴春卿文

維公剛健渾粹淵泉澳清萬人之傑一旦之英峻焉特
立弗與衆并朅來東州初以文試進士賢良再冠多士
金玉其聲虹霓其氣進登臺閣入侍軒墀鷁鷁之質濯

淮之儀彼羣在庭疇敢與夷紫微右垣金鑾北户代帝之言啓帝之慮嘉謨遠猷日專于下上屬公賢将付機衡尹以大衆永觀厥成初不告勞敏如神明民有譽言朝有正論維公之才唯上之信乃叅台司以斡大運平津之學賈生之忠宋璟之直楊綰之公奮于廟堂蹇蹇匪躬長風大川孤航莫濟重隂積氣皎日為蔽公當是時乞身以退出作屏翰四方于宣入陪講藝邇英之筵乃睠雒宅宫鑰是専帝方難材民胥願治胡為舊人而

不慭遺天乎震嗟士夫出涕嗚呼天之於物固自有偏
昌於善人尤不與年而彼姦傲鮮弗永焉嗚呼前公後
卿富貴煊爀存莫有聞歿奚足惜從昔以來未始有息
孰如公喪天下弔悲況於友朋義均戚私望哭陳奠庶
來臨之

祭唐待制文

惟靈有直清之德立于本朝而身致顯榮有慶善之祥
施于後嗣而代益昌茂固搢紳之所高行而鄉閭之所

尊墓也某既為里人通世契復幸守土得申所懷方時清明陳奠菲薄尚饗

洛苑使英州刺史裴公墓誌銘

至和元年秋七月乙亥洛苑使英州刺史裴公卒于晉州後三年當嘉祐二年其子士禹為西京留守推官始謀以冬十月辛酉葬公於河南府之永安縣歸恩鄉乃使人以公之世次閥閱始終之狀來請銘予為之論次曰裴氏出河東聞喜唐丞相文獻公輝卿公九代祖也

其後或從于蒲之萬泉至公之皇祖贈右神武軍將軍延復來居京師遂為開封人皇祖三子伯麗澤右補闕仲濟内客省使季麗正尚書金部員外郎贈刑部尚書公之皇考也補闕以文學客省以武功尚書以政事皆為祖宗名臣於是開封之裴獨盛於世公諱德輿字載之皇妣曰河南縣太君宋氏公少以仲父任賜同學究出身再遷太常寺奉禮郎監和州酒大理評事監越州稅光祿寺丞大理寺詳斷官遂為其寺丞通判河中府

河中公故里也親戚故人多在公既至悉召戒以國法不可犯為吏者不得以私貸已而皇妣之族弟以事至府公辨其曲寘於理自是訖公去不復有至府者遷太子中舍知梁山軍殿中丞通判永興軍有盜十七人殺人於市以逸公以謀獲之請其帥宜盡戮以徇帥難之公曰白日殺人長安市中此非常盜也不盡戮無以威衆帥勉從之既而有以言於朝者詔遣御史覆視帥懼且讓公其後獄自白而詔不問帥乃伏徙知商州州有

官治其徒皆四方流人常縶之以役公曰是亦人也豈不可以善待之而使之遷耶悉弛其縶卒無一人敢冒法遷國子博士虞部員外郎入權開封府推官出知潁州民有少孤而畜於舅氏者舅死隨其妻適某氏其妻又死乃告某氏曰昔我孤舅氏夫婦育我甚恩今又不幸願得其喪以歸合葬於舅某氏不與乃間使人盜其骨去某氏怒執以告法當坐死公呼某氏前曰若知彼盜若妻墓何也曰是嘗欲求吾妻之喪將以合葬於其

舅爾公曰是故可嘉者也答而遣之擢提點梓州路刑獄進金部知陜府徙耀州不行同州饑以選知同州民流者復業召對賜三品服提點京東路刑獄所部有廣濟渠歲使民濬之而其被調者獨二州既久不堪其困公奏易以漕兵歲省民力數十萬至今賴之進司勲知鳳翔府是時元昊反而兵久不觧關中調發百出府所賦十倍他州公諭民以國事與期而寛之衆樂皆先期以辦連詔褒異擢夔州路轉運使遷主客郎中大臣薦

公有文武材拜西上閤門使益州路兵馬鈐轄歲滿益
帥賴公自輔乃上言願留公即詔加貽州刺史復留二
歲還遷四方館使知貝州徙冀州未幾貝州亂公聞即
發兵既至賊已拒守猶奪其西關城所全者甚衆莫去
貝百里初聞其亂民大擾或勸公為備公不為動閭里
帖息貝部鎮有惡民乘醉辱鎮吏出不遜語吏顧無所
屬則來告公立斬之自是無敢譁者貝久不下有素害
公者言公前為貝斷妖獄不能絶其類使有今日亂詔

以屬御史事雖辯由點為池州團練副使起拜染院使
信州兵馬都監進洛苑使徙宣州又徙開封府太康縣
朝議直前枉且復用遂加英州刺史晉州兵馬鈐轄又
徙知涇州未行以疾不起年六十七公為人剛廉篤實
而自信不為苟合其居家如在官毅然不可犯遇事無
大小皆為度使可持久為吏長於治民前後更七州至
今稱思之其自岐徙夔州人遮道以泣及自蜀還岐父
老復相率出迎是時天久旱公至而大雨岐人益以德

既去而送者如初去時其自貝從冀民挽持之終日而騎不得前冀吏或排其衆擊之曰汝乃奪我公吏卒或傷貝守怒使械數人衆乃稍去天性勤於公家其謫信州愈自勵纖悉必躬或謂公少居此且遷優游而已何自勞也公曰凡謫者固將以苦之也且吾職當爾尤喜薦士蓋所薦者數百其至公卿為時聞人者多矣平生讀書善老莊之說故其被黜流者累年雖家人不見其有異也夫人宣城縣君史氏繼夫人安平縣君李氏二

子士龍太廟齋郎早亡次士禹也二女適瀘州軍事推
官楊諤温州軍事判官趙頡二孫陟隨陟試將作監主
簿予少已聞公之名得識公者又十年知公為深嘗歎
公之材方進而斥既起而不能盡其用以卒為後世之
悲故為之銘而不讓銘曰裴出河東其顯歳千耀卿之
後七世再遷遷于京師厥家既大及公之身其美益濟
公初從政奮然敢為四十年間實稱吏師其剛莫摧其
勇莫遏斥去無言我完我節君子之學重乎有施公治

七州于今歌之位雖弗充公則已恨琢石以銘來世之信

尚書職方郎中致仕劉公墓誌銘并序

皇祐五年冬十二月尚書職方郎中劉公始致仕既素愛吳中山水之佳遂築室以居而置其家事一不問獨月與吳士大夫之賢者縱游酣飲往來虎丘洞庭之間從其游者亦皆樂之而不知倦如是者十年年八十一乃卒吳士大夫更相弔以謂世之以老歸者雖多而類

不能知自放之樂使知之又頗以戾病而不可彊則如公者乃無幾人是可賢也余家吳中與公家有舊當公之歸余方位於朝不得從其游今公將葬諸孤來乞銘故余樂為之論次而不辭公諱某字禹昌袁州臨江人也少孤知自立學問舉進士天禧三年及第為福州懷安尉杭州仁和主簿徐奭胡則等數人薦其材擢為大理寺丞知越州蕭山縣遷殿中丞知撫州長洲縣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黄汴河催促綱運賜五品服都

官員外郎通判杭州職方員外郎知興元軍屯田郎中知温州都官職方郎中知廣德軍凡九居官皆以治行聞公知於吏事盖天資也凡遇事無險易煩簡必窮其根柢盡其是非然後傳之法令關鍵牢密吏不能闚而為姦故所居無不治其守官雖權貴有氣力不能奪長洲多過客或求發民以輓船一人不與郡至為移書亦不聽杭州守多違官自任不循以度公一皆執正守初不能平後事有失而被按舉乃始愧謝所至必為民興

利除惡蕭山鑿鄭河數十里以便轉輸與元治山道以省棧閣葺三堰以灌漢中田皆息民大費而著以為後世利溫州俗事妖神壞化亂法公捕誅其首惡而餘一不問民更得自新故公所居能懷其民而其去也必見思古所謂循吏者不過此矣其為人樂易簡直無內外之異不汲汲於進取使黄汴河故事歲得奏計名見前此者多自陳其勞以受賞公未嘗一言及私元昊反時詔近臣舉可以任邊事者翰林學士蘇紳以公應詔公

逯自請不就人或勸之公曰士能自用以所能則官無曠矣兵非吾事也豈可茍利一身而使公家有廢哉蓋公之自任者如此然用是難進而所施止於一州豈不惜哉夫人高陽縣君紀氏賢明而材公之歸老能優游而不以家為憂者夫人是助先公一年卒二子敦前秀州軍事推官孜前處州麗水縣令四女長適尚書屯田郎中徐執中次適衛尉寺丞陳維孫次適雄州軍事推官王諶早卒次尚幼余聞劉氏世著姓而臨江諸劉歷

五代獨不顯自皇考尚書工部員外郎諱某始仕於朝
主三司磨勘善其官而世以其官名之公又與其弟尚
書主客郎中立之繼有能名主客之子敞攽又皆高材
敞今翰林侍讀學士重於朝廷凡三世為天下聞人盛
矣然則劉氏未甞不顯於世獨不遭其時耳豈謂無其
人哉公之葬實以嘉祐六年某月某甲子在某州某縣
某鄉之原夫人祔焉銘曰虎丘蒼蒼洞庭峩峩昔公來
游賓從歗歌洞庭寥寥虎丘翳翳今公來葬行路悲涕

松栢在山有菀其城千秋安此亦維平生

宿州司户叅軍吴君墓誌銘

皇祐五年七月某甲子宿州司户叅軍吴君卒後二年某月某甲子葬於東海朐山之隂君諱君庸字伯起世為東海著姓大父宿大理評事致仕以德行名州里善教諸子有法曰元賔元卿繼以進士上第曰元瑜以能力佐父治家君其子也母曰游夫人少端敏工辭章為吴氏之秀始冠策慶歷六年進士為青州臨淄主簿丁

繼母譚夫人憂免既除調宿州司户叅軍初至衆頗少之已而大舉其職僚吏乃更推憚刺史薦之於朝州事無大小皆以濟部使者聞而又薦之未踰年而薦者已數人然知其材者愈多而其役愈加矣君素羸至是被疾久之又以使者符走山陽遂至不可治年二十八無子嗚呼可為悲矣君孝謹為州里所稱王妣福昌縣君某氏之殁獨以不見君為恨侍譚夫人疾晝夜不觧帶服喪已病歲餘㾓能起其為人温恭修潔尤善朋友尚

信義故聞其喪而嗟恫出涕者多矣予與君皆婚陸氏知君之深先葬其弟君亥奉其親之命來乞銘銘曰有菀乎文以成厥名有勤乎官乃殞厥身命不吾傷而傷其志壽不吾知而知其仁銘之無窮以慰其親

陶叔獻墓誌銘

廬江陶叔獻字元之其先自晉大司馬侃以來世為廬江大族自其父方左侍禁杭州巡檢卒官始家於杭是時君始冠矣家甚貧奉母夫人孫氏以孝稱好學明經

能文吳越學者多從之皇祐元年春三月登進士第四月乙酉病卒於京師年三十六君俶儻有大節仁於宗族信於朋友善議論通古今所至公卿大夫皆為之禮且謂其必用於時而不可量者也豈謂其亟已者也嗚呼其命矣初君之卒諸朋友賔客既相與斂賻殯君於國東門外其妻唐氏則攜其二男一女歸江陵外家孫夫人老無所歸遂養於其外孫戴顒甫吕壽終顒甫者秀州人舉進士有名今年被選為亳州永城尉遂載君

之喪歸以十二月壬午與君之考妣序葬於月輪山之東原嘉祐八年也唐氏先已亡三子者不知其所矣嗚呼益可悲夫君所為文章皆散亡獨所撰西漢文類行於世予與君皆皇祐進士昔哭其死今見其葬非予孰為銘者銘曰嗚呼元之世皆有死奚甚可悲獨子之身生死百罹沒而冥冥一歸于已使其昭昭子恨多矣吴山之陽大江洪洪高崗茂林是惟新宫親安於前子從於後得其歸哉妻子何有

建寧軍節度推官丁君墓誌銘并序

建寧軍節度推官丁君者潁州人也皇祐元年春三月先帝臨策進士于廷余與丁君俱在籍中始相識既出而丁君日來過余不知倦余去佐金陵丁君亦去為杭州餘杭主簿余入位于朝丁君再調為開封府中牟主簿用令樞密副使胡公薦得建寧軍節度推官自丁君之去餘杭至於建寧遺余書者月不絕在中牟每以其職事詣府必三四過余而後去故余與之益熟而丁君實

通敏習時事善與人交而人多稱之丁君亦勇自奮欲進顯於時而榮其親不幸而已於此其父某老矣其四子二女皆幼未立哀哉其命耶夫士之有負其材而不能合於時而又得大臣稱藉如其志矣使進而不已亦何求而不得耶然卒已於此嗚呼世之皇皇汲汲不知命者聞之亦可以少覺矣哉丁君者名伯初字慎之年四十六母某氏妻周氏以嘉祐七年八月十四日卒於建州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湖州某縣某鄉銘曰生也不

能充其欲死而遺其親之憂獨得吾銘尚慰爾幽

長壽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長壽縣太君魏氏三司使尚書禮部侍郎贈太尉羽之女也母曰南陽郡太君程氏魏氏世新安人太尉公當太宗時為三司使十八年有功於國為一時名臣其族既大而顯愛其女為擇所歸而得張公公少孤奉其母安吉縣太君章氏居京師有姊為楊文公夫人號南陽郡太君夫人既歸張氏事安吉南陽欽用婦禮孝愛恭

惠未嘗有懈文公賢之常曰魏氏有女張氏有婦張公以材能進仕於朝出入任事夙夜在公不顧其家家事一出於夫人而張氏故大家也夫人内治其室以法度外接親黨以恩意内外莫不服而歸之張公中廢下遷流落者十餘年夫人處之如平時故張公益自信不以為戚張公平生㢘不治生業及以孝歸居于吴而資養或不足夫人薄衣約食不以其不足累於張公盖夫人學浮屠通其書之説故其於窮達之際能泊然安於命

而不以外物動其心此士君子有所不及而夫人能之賢矣初夫人與張公恩義甚篤公既卒夫人感慕哭泣遂被疾不可治積五年年七十三治平元年五月甲子卒於杭州七月甲申歸祔于張公之墓張公諱汚其葬有翰林侍讀學士劉君之銘可考也夫人三子諷國子博士詵尚書都官員外郎誨杭州觀察推官五女長嫁國子博士刁緯次隨州節度推官章中正次嫁進士陳圯次嫁駕部員外郎邊球次嫁大常寺太祝胡湘再嫁

屯田郎中石元之孫男十四人長元忠楊州廣陵主簿次元方試將作監主簿女十二人長嫁進士沈遼次嫁湖州司戶參軍蘓液曽孫三人夫人兄璀尚書吏部侍郎弟琰光禄卿大夫初封長安壽昌及今長壽凡三邑也始余佐金陵為張公屬官而與三子游其後又為婚姻通家及是則少子為余州從事迎夫人居官長子通判湖州未行次子通判越州時以公事來省其親三子皆純孝諸婦循睦孫曽滿前閨門熙熙足以為夫人樂

然夫人已老而疾痼遂不起嗚呼吾所知夫人之賢可謂信而銘之以傳於後無愧矣銘曰顯顯魏氏於國有功我之宗兮晏晏張公善人之師我所歸兮孝睦慈惠秉心淵塞攸好德兮維諷詵誨克紹厥美宜其子兮壽有餘齡養有餘禄終多福兮穹隆之陽從公斯宅視雙石兮

方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方氏東陽人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允之女母曰

南陽縣太君施氏夫人年二十一歸于郡人陳君奭生五男曰磐曰舜臣曰寶臣曰礴曰確三女適張氏曹氏王氏年七十嘉祐元年十二月某甲子寢疾以明年八月某甲子葬於金華縣先塋之次確余同年進士也以書來曰確不孝不得究母之養恨即死念無以盡其心幸得銘母之懿以藏諸幽使後世有聞確之望也敢以請余昔嘗聞東陽人道夫人之賢者曰夫人少孝有屯田君之喪南陽悲甚夫人始十餘歲能開勉南陽以理

退則銜哀不能食宗族稱以為異既歸陳氏舅姑賢之
任以家事上下咸得其心無間言皇姑常曰我家大非
我婦莫能輯也皇姑歿專内治祭祀以時賔客以禮凡
婦人之事大小罔不躬率婦循服天性仁儉所以自養
者甚薄而内外之孤收字嫁娶無一失所者甚愛諸子
而賢臣碓嘗遊學京師者五年夫人未嘗命以歸或以
為言夫人曰吾子能自求於學吾志也碓登甲科為滁
台二州從事欲迎夫人以行夫人不可曰顧而心無以

吾為憂也陳君以徳行名州里夫人有助諸子修整舜臣寶臣皆為進士確尤有名達於為政又夫人之教東陽人道夫人之賢如此是可以銘而傳信於後者也夫人殁時陳君為太常寺奉禮郎致仕舜臣寶臣先卒確為台州判官銘曰陳在東陽世惟大家肅肅内治凬于邇遐其治自何夫人是力孝睦慈儉婦功母徳其歸之良其子之榮既豐而裕既壽而寧宅之維深石也不朽銘以善辭永詔爾後

尚書都官員外郎江君墓碣文

衢州開化縣之江村原有墓者故尚書都官員外郎江君之所葬也江氏世為縣著姓君諱某字執中性剛而行高又負其材未嘗少屈於人與人交必稱其善而責其不善故賢者莫不願得與君交而不賢者莫不自畏君又不肯有所匿以謂非盡心於人之義用是小人多不快往往造為毀言君亦不為之易也使君能少加裕於衆則盡善矣古之人不足道也雖然君之慷慨烈直

古之人何足道哉君始以進士連為建洪兩州觀察推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江寧府上元縣所至名聲出人上慶歷中西方用兵而北邊多警近臣有薦其材者擢通判信安軍病不行知益州温江縣遂監州之交子務是時文丞相帥蜀而成都大府其官屬與四方之賓客號為多士而皆莫敢望江君丞相加禮焉代還通判台州四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君有兄不肖以妾為正室兄死益無賴亂家事太夫人命斥還其家不伏反訴

君於部使者使者庸人又素惡君不為辨而聞於朝追
君對獄信州子時佐建康軍而君過焉予往見君曰君
不能受汙而必求直耶君笑曰是寧能汙我顧不可使
吾親對獄耳而治獄者又無狀不能辨君即自誣為辭
詒奪一官廢君既歸告人曰我知不遇於斯時也久矣
獨以吾親在尚欲以仕為榮耳今乃得休吾身以養吾
親焉自是日閉門不與俗人通而以讀書教子弟為事
閒則游山水賦詩飲酒一不以外物動其心後二年年

五十六乃卒嗚呼為國家者常患材之難得幸得之未能用而小人又乘勢并力以敗之彼小人者可一日而使居位耶古之人所以有發憤而自棄於山林無悔者不足恠也君卒後九年予為㑹稽君之子崧一日來曰先人之葬章望之表民實為銘其世次卒葬月日終始既具然知先人者莫如公今墓有碣未有刻也願公有以刻之則先人為不朽而崧死且不恨矣予既常嘆君之材不用於時以廢死又悲小人之在位者實繁而為

國家之害未已庶幾有得吾言而創乂之然則吾之言其可已耶嘉祐七年四月十五日

西溪集卷十